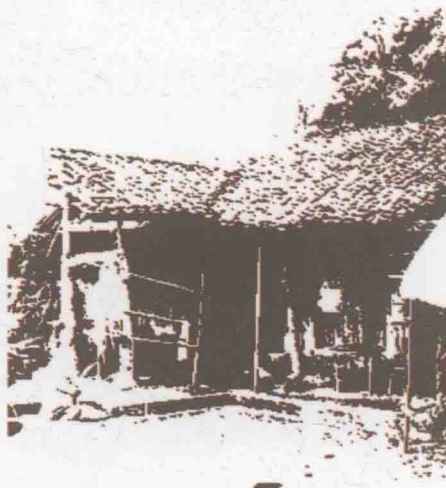


喻后林 著

啼笑皆非下

通过两个家庭的

矛盾演化和人物命运的
沧桑沉浮，折射出一个
时代的变迁。曲折离奇
的故事情节，独特神秘
的乡野风俗，光怪陆离
的人文世界，淋漓尽致
地演绎出动荡年代的社
会画卷。作品以诙谐幽
默的笔调，娓娓道来的
手法讲述了许多鲜为人
知、啼笑皆非的故事，
揭示了一个时代变革和
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。



羊城晚报出版社

喻后林 著

啼笑皆非下

羊城晚报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啼笑皆非：全2册 / 喻后林著. —广州：羊城晚报出版社，2014.12

ISBN 978-7-5543-0170-8

I. ①啼… II. ①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89904号

啼笑皆非

Tixiao Jie Fei

策划编辑 喻 彬

责任编辑 喻 彬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装帧设计 广东同文

责任校对 何琳玲 潘子扬 王志娟 张灵舒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

(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：510085)

网址：www.ycwb-press.com

发行部电话：(020) 87133824

出 版 人 吴 江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印张32 字数640千
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3-0170-8/I · 207

定 价 160.00元 (全2册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(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，
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二十七

西山大闹招待所
人狗通奸第一回

自从分家以后，光介也有部分时间在家里做农活。因为当时的时局，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中国的大片土地，东北、华北、山东等部分土地，那些地方的老百姓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我们狮头峰地区那些日本鬼子可以说是无恶不作，他们侵占土地，到处建岗楼、修公路、建电厂，把整个狮头峰地区的环境污染得一塌糊涂。汽车、装甲车、坦克车，车来车往，整天尘土飞扬，噪声大作，使得这个空气新鲜、幽雅寂静的狮头峰乌烟瘴气。老百姓人人怨声载道，咬牙切齿，怒目而视。光介对日本鬼子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只是在目前情况下暂时不宜暴露，也不宜发泄。他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，比如说这次李四面糊与刘九滑子的争水，李四吃了大亏，就是因为刘九滑子有铁八刮子王仁父子这座靠山撑腰，刘九狗仗人势，欺负李四面糊，打断了李四的腿，连医药费也不赔偿。其所以刘九腰板子这么硬，也就是他同王仁是亲戚，而王仁自己不仅有枪有炮，又同日本鬼子互相勾结，你能奈他们何？最有名的是大拐子王俊忠搞的那个什么招待所，哪里是什么招待所而是妓院，强迫那些美女对日本鬼子卖淫，大拐子不仅赚了大钱，而且那些美女没有一个能够逃得出大拐子的魔爪。都是他先睹为快，整天以美女为乐，还有那只大拐子心爱的狗——西山。说也奇怪大拐子本来



是那只狗的主人，是日本人黑田第一次来他家时带来的，原先只是说把狗暂寄他家，黑田一走也没有把西山带走，自此西山同大拐子就成了好朋友，黑田再来时，大拐子就向黑田提出要求，要求西山给他喂养，并同他玩耍，西山虽然是军犬，也是日本人的心爱之物，情报就靠西山获得。但是黑田碍于同王仁的面子，只好忍痛割爱答应了大拐子的要求。从那时候起西山就成了大拐子一起外出、一起爬山、一起涉水、一起游泳、一起跑步、一起吃饭的玩伴。甚至大拐子去逛窑子，西山也跟着去，只是西山在门外等着，从不进去。除了睡觉，大拐子跟老婆刘珍一起睡，西山就在自己的狗房里睡觉。久而久之，西山也就形成一种条件反射，把大拐子带到他要去的什么地方，似乎西山善解人意，今天就在这里过夜。西山点点头，摇摇尾巴，小声地叫着，有时还轻轻地咬咬大拐子的裤脚，但绝对不会把裤子咬烂，只是轻轻扯一扯，甚至在大拐子的身边转上一两圈后，就趴下不动了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西山就把大拐子要去哪里的信息贮存在脑子里，不用大拐子指点，西山就把大拐子带去那里了，而且往往使大拐子很是满意。这样只要西山去了哪里，大拐子也就去到了哪里。如果你要找大拐子，看到西山在哪里，大拐子也就在哪里。只要西山去了哪里，哪里就遭殃，那里的花朵就遭践踏，就遭蹂躏，就会变成残花败柳。不过也有不从的，她不从也就是为了钱，大拐子去到哪里，从来都是白干，一分钱不给。他自恃是老板，是经理，是招待所的管理人员。谁敢要他的钱，那他有好脸色给人看吗？有好果子给人吃吗？一次西山把大拐子带到百依又百就的房间门口，大拐子很有礼貌地轻轻地敲开了百依又百就的房门，女主人一见经理来了，忙迎了进去。“请坐！”百依又百就笑容可掬，右手一伸，示意王经理坐下。而大拐子王俊忠一见百依又百就那个水色，早已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笑嘻嘻盯着百依又百就的胸部和下身，根本就没有听见“请坐”两个字。正可谓：“一心不能二用。”百依又百就见大拐

子如此，也很不好意思。脸色由白变红，由红变紫，最后是红一块，紫一块，青一块。那颗心只听见扑通扑通地跳。她的胸前虽然穿着白色府绸衬衫，仍见左胸一闪一闪的。百依又百就万般无奈就鼓起勇气大声吼着：“王经理请坐。”这时大拐子才回过神来：“好，好，坐，坐，你也坐。”百依又百就又说：“王经理从百忙之中抽空光临寒舍，实乃三生有幸，不胜荣幸，但不知有何贵干，请明示。”“我这次来就是想同你玩玩，亲热，亲热。你意下如何？”王俊忠似乎不好意思。

“有票吗？”百依又百就问。“没有。”“有钱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怎么行呢？没有钱也没有票那是不行的。这是您自己定的规章制度，是不能违犯的。”“不错，别人是不能违的，但我可以不遵守，在古时候有‘法不加于王，刑不上大夫’的律条，在这里同样可以实施。”大拐子为自己辩护。

“那不行，自己定的规矩，自己不遵守，何以服众，何以治人，请您自重，赶快离开这里，以免造成不好影响，影响生意，到时造成的损失还是您自己的，请您出去，不要影响我的生意，我也是为招待所着想。”百依又百就一边反驳道，一边推大拐子出门。大拐子以为她同他开玩笑，笑嘻嘻一点也没有发火。百依又百就正色道：“您不出去，我可对不起了。”说完噼啪两个耳光打到了大拐子的脸上。大拐子“哎呀”一声，一只手摸着脸，一只手开门想往外逃，但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，仍然没有开门。这回大拐子感到什么百依又百就，狗屁！一点也不依，一点也不就，只是一只母老虎，一只蛮不讲理的、不认人的、没感情的母大虫，是畜生，是比畜生还要畜生的畜生。我要同你上床，是看得起你，是对你的尊重，没想到这臭婊子一点也不领情，是一头蛮牛。转念一想：“难道我王某人就败在一个婊子手里，不管好歹，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招待所是我开的，所有的女人都是我的，我想要同谁玩就同谁玩，要同谁上床就同谁上床，在这个招待所，我能‘上九天揽月，下五洋捉鳖’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明白



吗？‘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’，谁反对我，我就叫她死，叫她灭亡，叫她粉身碎骨。”大拐子对百依又百就决不放弃，这时的大拐子怒发冲冠，满脸横肉，气势汹汹，妄想招待所里揽肉，日本人能吃到天鹅肉，中国人就不能吃到，那肉不也是中国的肉吗？我哪里不如日本人？日本人一百多斤，我也一百多斤。我高过他们，肥过他们，重过他们，我哪里不行？今日里我吃不到这块肉，誓不罢休。我不能这么两手空空离开这个房间。尽管被百依又百就打了两个耳光的左脸，仍然有些麻辣火烧，还是强忍着一个箭步冲到百依又百就面前想制服她，大拐子那肥大的身躯，行动笨拙得很，一点也不方便。在这同时，百依又百就眼明手快，抓住桌上的一个茶杯向大拐子砸过去，大拐子来不及避，他的左肩又挨了揍，也顾不得叫痛，就扑了过去。百依又百就身体纤细灵巧，侧身一闪就避开了。如此过了几招，大拐子气喘吁吁骂道：“你这个娘买南瓜的，千刀万剐的，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。”“你自己定的规矩，自己不遵守，不严于律己，何以服众，要不你就把这一条取消，大家都可以进来搞，那我们姐妹们就没命了，你也妄想赚到钱。”大拐子理屈词穷，蛮不讲理，妄想用武力征服百氏，双手抓起一把木椅子，对着百依又百就砸过去，百氏也搬起一把木椅子针锋相对，打来斗去，把整个房间的东西，能打烂的都打个稀巴烂，最终大拐子不能克敌制胜，只好罢手。忙叫西山帮忙，西山一听主人的呼唤，早在门外面，摩拳擦掌，嗡嗡直叫，但奈何进不了门。大拐子吼叫着把门打开：“西山！西山！……”对着百依又百就用手一指，西山一跳，扑倒在百依又百就的身上。这可不是大拐子肥佬，比他强健多了，西山一见百依又百就不由分说，它是受主人的指使，它知道主人受了侮辱，是为主人报仇而来的。你看它把百依又百就扑倒在床上，四条腿在百氏的身上乱刨，没几下，三下五除二就把百氏刚刚穿上的新衣服刨个稀巴烂，百依又百就大喊：“救命！快来人啦，救救我吧，我命休矣。王经理我听你的，只要你把西

山叫走，怎么都行，我都听你的，我没有意见，没钱就没钱呗。只是你自己立的规矩自己破坏了，很是可惜。”百依又百就在西山的压迫之下，有气无力地说。大拐子就在门外，对百氏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只是捂着鼻子暗暗自笑，心里乐滋滋的得意得很，本想去救她，“不！慢点，让她受够先，那时她才会老老实实迎接新姑爷我——王经理王俊忠。”少顷，大拐子的耳朵贴在门上，听其动静：“啊呀，怎么不见动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，莫不是死了吧。”大拐子有点紧张起来，内心惴惴不安，静静地听着。没多久，又听见房间里发出一种撕布的声音。“撕——撕——”这种声音清脆得很，一下一下的，使人听起来就是把布撕断了，或者把衣服撕破了的那种声音。而且每发出一声“撕——”的声音后，百依又百就就发出一声“哇！”或者是“呀！”的声音。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有西山和百氏才知道。可是大拐子在门外，只有一板之隔，近在咫尺。对于房间里发生的事情，颇有一大堆猜想。撕布的声音是肯定的，因为那种声音平时我们也听得多，也很熟悉。但是房间里没有布，只有床单、被套、被面。这些东西都是棉织品，那声音不像是撕这些东西。还有就是百氏身上穿的衣服，上下都是府绸制作，因此凭那声音的清脆性，肯定是西山在撕百氏的衣服。只是那百氏的那种“哇！”或“呀！”的叫声，怎么也猜不着，其中玄妙确是莫名其妙。又过了一阵，房间里已是无声无息，难道百氏死了不成，即是百氏死了，西山也不会死呀，不行，必须进去看看，大拐子打开房门，进去一看，展现在眼前的一切，全明白了。只见西山把百氏的衣服全撕了，一条条，一块块，整个房间东南西北到处扔的是破布条，破布块。这时的百氏已经晕死过去，人事不知，眼睛微闭，唯有幽幽气息，一丝不挂，赤条条躺在床上。而西山呢？就坐在床沿，轻轻地拍打着百氏那洁白、细嫩、丰满、滑溜、间或有几根汗毛的肌肤，那肌肤红的红如血，白的白如雪，哪个男人见了，不想去抚摸抚摸呢？西山对



百氏全身进行拍打、按摩、搓揉，就像是五星级酒店的高级按摩师，功夫是那么娴熟，动作是那么敏捷、细微。就连脚板心、手掌心、面部也得按摩一番，然后再松松筋骨，扯扯指关节，脚腕、手腕都得扭转扭转一番。最后还要按摩按摩下巴，扯扯耳朵下垂，捏捏整个耳朵，往下捏捏乳头，捏了那边那个，又捏这边这个，往下又挖挖肚脐孔，再往下梳梳阴毛，往两边分。到此为止，西山停了下来，若有所思。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，还是有什么不同，盯着那个地方，足足有一分钟之久。可是肌肤上一点伤痕也没有，而且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就站在旁边的大拐子，亲眼看见西山这一切的举动，不觉大感惭愧，我还不如西山呢？“嗨！我想到哪去了，西山是一条狗，难道我还不如一条狗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西山那样细致、体贴入微地给百氏按摩，我确实不如一条狗，我只会强暴。我为什么不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如果那样事情也许就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”难道那西山学过按摩技术吗？以后问问黑田先生就知道了。于是大拐子就叫个女人给百氏送去一套一模一样的衣服，给百氏穿上，把房间打扫干净，再给百氏喝了一杯糖水加镇静剂，压压惊。不到半个时辰，百氏幽幽苏醒，环顾房间里的一切，依然如故，不觉心宽。但是对于大拐子刚才所做的一切，记忆犹新，还有那西山比大拐子还要大拐子，我一个弱女子根本就不是它的对手，它那么凶恶不是撕扯我的衣服吗？又看看自己的身上，不是还是一样吗？同样是穿着那套上班的衣服吗？又摸摸自己的下身，不觉得怎样，没有发生过什么事，只是虚惊一场，真是有惊无险。其实呢，也没有什么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谁都是一样的，我还跟他讲什么规矩，规矩怪我屁事？王经理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招待所都是他办的，这里的人自然是属于他的。我还跟他讲规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我也太认真了，我以后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，还管他什么规矩不规矩，免得惹是生非。

大拐子回到家里，心里很不是味道，我玩女人哪个不欢

迎我，今天在百依又百就那里第一次遭到拒绝，这真是天大的不幸，这是很没面子、很丢人的事情。这样我怎么好同人家说？我今后也没有什么好吹的了，一点点本钱全部丢了。大拐子想着想着，突然在自家的沙发上蹦了起来，猛叫：“西山！西山！”西山狂跑到大拐子的前面报到，摇头摆尾，一鼻子的汗水。大拐子马上带西山赶去日军司令部，门卫一见西山，这就是出入证，一路绿灯放行，来到了黑田的办公室，见到了黑田，黑田先生用生硬的中国话问：“王少爷，什么的干活？”“我是专门来请教您的，这西山是否学过按摩技术？”大拐子问。“学过呀，在交给你之前，西山就是我的专业按摩师，它不仅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为我一个人按摩的按摩师，蛮专业的，是一位顶呱呱的高级按摩师，我很喜欢它，以前西山天天给我按摩，按摩以后好舒服好舒服的，只要是被它按摩以后很快就驱走了疲劳，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也可以使你的工作干劲倍增。这是大好事。”黑田先生得意忘形、津津乐道地讲了好半天。大拐子听得摇头晃脑，既是点头又像摇头不知所终。“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黑田先生的话匣子打开了，劲头十足，抢着说：“你明白了什么，你不明白，你给它按摩惯了，不按摩还不行呢！有一次我回来晚了，也消过夜了，夜深了。我回到房间冲好凉，换上了睡衣，抽口烟、喝杯茶就准备睡觉了。突然之间有人敲门又不像敲门，又像有人爬门又不像爬门，而且嗡嗡直叫，我起身开门看个究竟——是西山，我高兴，它也高兴。一跳就把我按倒在床上，我笑嘻嘻跟它玩，可西山十分认真，一点也不理睬我，没想到它老先生一扯，把我的衣服撕破，一次又一次，直至把我的衣服全部扒光。然后按照它的按摩程序进行按摩，我没得办法，只好让它按摩一通，按摩完后，我爽快极了，也舒服极了，不由得把西山抱过来亲热、温存一番。我拍拍它的屁股，说：‘去吧！’这时西山才听话地离开了我，跑去自己房间睡觉去了。你叫我怎么说呀，人还不如畜生有情谊。我把西山送



给你，也是出于我们之间的情谊，但我割断了我同西山的情谊。”说到这里黑田先生揉揉眼睛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大拐子第一次见到此情此景，日本人如此重情谊，急忙趴下，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：“我感谢您这位朋友给了我这样一位好朋友——西山。”“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叫作‘朋友要得紧，锅子敲去顶’吗？我想也就是这个道理。”黑田先生似乎讲完了。“我明白了，我真的明白了！”大拐子究竟明白了什么呢？谁也不知道。“明白了就好。”黑田以为是王俊忠“明白”了交朋友的好处，因为他把西山送给王俊忠了。而王俊忠明白的是另一回事，那就是通过黑田讲述西山是他的高级按摩师，明白了西山在百依又百就的房间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百氏进行按摩，但百氏并不知道，以为西山是恶意之举，是抓她、是打她、是调戏她，甚至是侮辱她。但百氏无法抗拒西山的所作所为，当西山撕破她的衣服时，百氏只能够发出惨痛的叫声，当西山撕破她的左上衣时，她的左手捂住她的左胸；当西山撕破她的右上衣时，她的右手捂住她的右胸；当西山撕破她的裤衩时，双手护着，遮住下阴部。然而又露出了上胸部，每次都发出尖利的惨叫声。女人之秘密三点暴露无遗，其余部位更不用说了。随着百氏各部位的暴露，她的叫声也越来越小，直至最后晕倒过去，不再叫喊，也没有了反抗。这时的西山就以高级按摩师的身份，一显非凡的身手，当她梳理阴毛时，踌躇良久，西山发现百氏和黑田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不一样，因为西山以前无数次的按摩都是为黑田先生按摩的，而这一次，不是，而是一个女人。当然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。绝顶聪明的西山自然能够分得出来的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这就是大拐子明白了的一切，也就是他在百依又百就的门口，大拐子耳朵贴在门上所听到的一切。西山固然聪明，大拐子也不笨，他从门的缝隙中，参观了西山对百氏的按摩的全过程，但是参观毕竟只是参观，哪有动手实际操作那么有滋有味。所以大拐子对百氏的占有欲之心不死，心想不能那么鲁莽，必须改

变策略，“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”第二天大拐子就第二次进入百氏的房间，还假惺惺问好请安。“没事吧，好点了吧，那西山只是一只狗，是畜生，不是人。后来我后悔莫及，不该把西山带来，带来了又劝不开它，结果它就在你这里胡闹了一通，你不介意吧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我完全负责，请你原谅。”“王经理怎么今天这么客气，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，其实那西山那么凶狠，差点把我吓死，我没有办法对付它，只好任由它摆布，后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，有如死人一般，西山做些什么，我全然不知……”百依又百就越说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大拐子只是傻笑，好在他没有红脸。毕竟百氏她不知道自己赤条条躺在床上，任由西山玩弄时，大拐子也在现场。所以百氏又一次抬起头来说：“当我醒来时，浑身上下感到蛮舒适的，奇怪那西山那么凶，它打我、抓我，把我的衣撕得那么稀巴烂，我的身上一点伤痕也没有，就是连一点抓破的指甲痕也没有，我还是穿的那套衣服，房间里也是干干净净的，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，这难道是我做了一场噩梦吗？”大拐子越听越入神，越听越舒服。但这一切他都是了如指掌，身处其境，名副其实地“纸糊灯笼肚里明”。他清楚得很，只是傻笑，免得又犯难百氏。“王经理您只是傻笑做什么？我看您还不如西山这条狗，没有它那么温柔，也没有它那么厉害，只是狐假虎威而已。怎么今天变得那么客气，那么彬彬有礼，那么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我很不理解，您能说说吗？我洗耳恭听。”“那天我没有听你的劝告，我违反了我自己定的规章制度，没有钱也没有票是不能进你们的房间的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我又叫西山去咬你，都是不对的，那天你做得很对，对于维护招待所的利益你挺身而出，我在这里向你表示道歉，很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。”大拐子好像显得十分诚恳。“其实那天我也很粗鲁，我应该服从您的领导，干我们这一行的主要也是为了钱，没有钱不仅招待所难以为继，我们也难以活命，正因为这样，我就不高兴。加上又有您自己定的规



章制度撑腰，所以我就把您驱逐出门，还打了您一巴掌，这是我万万不该的，也得请您谅解，同时请您今后多多关照我们这些下人，我们是‘有奶就是娘’的，有钱就来，无钱就别想干活的。我想您是可以理解的。”百依又百就对王经理的诚恳道歉感动不已。百氏说到激情处，还挤出了几滴鳄鱼泪。大拐子高兴极了，抢着说：“今天我是带了钱来的，而且还带的不少，你看……”百依又百就见钱眼红，笑嘻嘻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，“你急什么，还得去清洁清洁吧，男人也得讲卫生，不光要求女人卫生，您说对吗？”“对对对！”大拐子高兴死了，连说了三个“对”字，急匆匆跑去洗手间，哗啦啦，七十五度热水冲了十分钟，完全可以通过卫生检验。大拐子冲出洗手间，看见那百氏还坐在那梳妆台前搽脂抹粉，一股浓浓的玫瑰香味扑鼻而来，大拐子吼道：“好香呀！这还差不多，我喜欢。”百依又百就回头一看，大拐子的钉子已经达到九十度，百氏挤出一句：“你真积极，有什么动力驱使您如此这般？只怕到时候又是力不从心，呜呼哀哉一场。”大拐子听百氏如此嘲弄他，哪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把抱起百氏，百氏顺手抓住大拐子的钉子，大拐子把百氏抛向那一米多远的高级弹簧沙发床上，大拐子“哎呀”一声大叫：“我的钉子断了……”两人哈哈大笑，钻进那温暖如春的鸳鸯被内唱大戏去了。唱了一出又一出，花旦胜过小生好多倍。大拐子还想再演几出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只好草草收场。“我说呢？就是这个结局，你不信又如何呢？只好委屈委屈你了，我可要卸妆了。”大拐子无可辩驳，只好把头往被窝里一缩，做他的南柯梦去了。没多久又有人推门，百氏问：“谁呀！”无人应对，但又拍门。百氏打开门，原来是西山，西山高兴地和百依又百就亲热，西山摇头摆尾望着百依又百就，围着她的身子打转转，百氏看到西山如此这般也很高兴，感到西山是很有感情的动物，同人一样颇有情感，令人喜爱，百氏拍拍西山的身子，又摸摸它的头和鼻子，好像西山肚饿了，随手抓起桌子上

的一个蛋糕塞进西山的嘴里，西山得到了蛋糕，更是高兴，两只眼睛亲切地盯着百氏，百氏同它玩了一会儿。西山就去找它的主人，在床边上拍打着、汪汪地叫着，把睡梦中的王俊忠叫了起来，急匆匆拉他回家。大拐子见西山如此，知道可能有什么事，就跟西山走了，箭直奔回了家。

前天大拐子嫖娼被拒，主要是他自己违反了自己规定的招待所所规，没有票和钱是不能接待任何人的规定，他自恃是经理和管理人员就不受限制。没想到那些小姐们是不认人的，不予接待。因为这是合法的，百氏这样做她们认为是对的，经理还应该表扬百氏。所以也没有保密，一下子就传开了，整个招待所的人，谁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，原来就是经理犯规，更没有人同情，因为他应该是大家的典范，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。没几个小时就把个招待所传得纷纷纭纭，闹得满城风雨。拥有众多耳目的招待所，一下子又把这一消息传到了王仁的保安司令部和皇军司令部。传到日本人的司令部不要紧，这对他们也引起了注意，“没钱你就莫去招待所，去招待所就务必带钱。”但传到中国人的保安司令部就是不行。因为这里的铁八刮子王仁司令是大拐子王俊忠的父亲，而王仁的秘书刘珍又是大拐子的妻子，给她知道了不闹个天翻地覆，也得闹个水落石出。可是她也隐得住，在司令部若无其事，只是那家公为了对儿子报那一箭之仇，就对媳妇绕嘴绕舌，“你也得对俊忠好好管一管，他又不是军人，我也没时间管教他，如果不加以管教，他整天在外边无所事事，说不定哪一天还要弄出什么大事来呢？”阿爸的这番话说得阿珍面红耳赤，随口说：

“彼此彼此，你们父子张个莫说李个。”一句话，说得王仁哑口无言，不好再说，只好任其自然。刘秘书下班了，本来是火魑魑，屁眼里煮得牛肉熟，但是一路上碰到熟人，也只好强作镇定，热情过人，一概笑脸春风，若无其事。也有人在路边三五成群在那里议论，刘珍视而不见，飞快而过，也有的见到刘秘书来了就各自散去。真是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回到



家里就见到躺在床上的自己的老公王俊忠，阿珍闪烁其辞地说：“你今天回来得这么早，是升了官，还是发了财呢？是回来报喜的吧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做出了这样的惊天之举，整个狮头峰都知道了，日本人那里也知道了，真是扬名中外，飞黄腾达，前途无量，你还有脸回家来见我呢？”俊忠翻身坐起来，想要解释。“嘭！嘭！”两枪，子弹从俊忠左右两侧飞过，身后的蚊帐被打破两个大洞，大拐子吓得屁滚尿流，跳起身来，顾不得穿鞋，光脚板赶快逃命，跑到他爸爸的房里躲藏，俊忠以为那里是避风港，逃跑时一边大叫：“老婆，这样的桃色绯闻你也信，你听我解释……”“放屁！你的解释就是要我不相信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现在铁证如山，闹得这样满城风雨，怎能叫我不相信呢？”阿珍气势汹汹回答。俊忠想跑到老爸那里求救，刚进门又是“嘭！嘭！”两枪，把门口的地板打了两个拳头大的洞。“不成器的东西，还有脸来见我。”铁八刮子王仁一听到枪响，知道阿珍是要教训俊忠一下，但绝对不会伤害他，就把自己的手枪放在桌子上，等着俊忠的到来。这两枪又吓得大拐子毛骨悚然，大汗淋漓，欲哭无泪，慌忙躲到母亲身后寻求保护，就是妹妹天玉，也吓得胆战心惊，赶快往外面溜掉，也不知道家里今天要发生什么事。大概是哥又犯了什么事，但是也犯不着鸣枪放炮，搞得家里乌烟瘴气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这时铁屎麻子赖丽琴摆出一副母亲护子之心的样子，对丈夫王仁斥责道：“你不要儿子啦，你不要我还要呢！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也不能宽恕一点？一个是俊忠的老婆，一个是俊忠的父亲，都不能原谅他，俊忠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呢？不过就是调戏了一个婊子呗，而且遭到人家的拒绝，连我都没有面子呢？你们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还来责怪俊忠，动不动就动起家伙来，你们不去把那个婊子毙了，只是在家里狐假虎威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算什么英雄呀？是狗熊，是狼狈为奸，是完全找错了对象，打错了目标，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干净，你们明白吗？”俊忠见母亲还是

护着他，心里又好受点。不觉感叹道：“还是母亲好。”回过头来又见母亲说：“还不去给阿珍解释解释。”俊忠的眼睛又瞄着自己的父亲，母亲见了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这里有我呢！”俊忠走后，铁八刮子对老婆说：“谁说我不要儿子，我这样做是爱护儿子，我只是吓唬吓唬他，以此警告他不要乱来，年轻人嘛，不能太放荡，太放荡就出格了，出了格就不好收拾，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，影响自己的名誉，到时候搞得臭名昭著就不好办了。我知道你的爱子之心是可敬的，但是不能太娇生惯养了，什么事情都有个度，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，就会犯错误。阿珍也是这个意思。”王仁滔滔不绝说个不停。老婆等不及了抢着说：“就是嘛！今天你们两个就是过了这个‘度’，哪能随便就放枪呢？又不是放鞭炮，而且是对着儿子打，稍有不慎就会要了儿子的命，你们想过没有，到时后悔也来不及，就是跳弹也会伤人的。所以你们今天的举动就是过了度。还反过来跟我说什么‘度’，也不感到脸红呢？”铁屎麻子赖丽琴得意得很，把老公驳得体无完肤。“好好好，我说不过你，我举手投降好不好？”铁八刮子脸红了，不再开腔了。“你会投降的，那就是战场，在战场上举手投降，今天你们两个全搞错地方，双双在家里放枪不是搞错了地方吗？‘谁英雄谁好汉，抗日战场比比看’这口号不是八路军的吗？你们的呢？你们的就是‘投降’。”铁屎麻子越说越有劲，越说越离谱，把个王司令气得差点又要放枪了。王仁无可奈何只好说：“你老人家休息一下好不好呀？我又要‘投降’了。”老婆微笑着不说了。

大拐子来到自己的房间，老婆阿珍不理睬他。“行了，你就把我毙了吧，我也不想再跑了，因为跑到哪里都要吃枪子，跑到哪里也逃不出当兵的子弹的追击。”“这怪我吗？还不是你自找的，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尝，正因为你的缘故，把招待所和中、日两个司令部都闹得沸沸扬扬，在这地方谁不认识我呀，你要我的脸往哪里搁，这能怪我吗？”阿珍很是气



愤，但无可奈何。“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，我这一辈子也还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吧，就这一次你也不能原谅我？也犯不着那么大动肝火，那子弹是没有长眼睛的，搞得不好就要了我的命，那时我死了，你不就成了寡妇？你做了寡妇不要紧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王家后继无人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们王家将来靠谁？还不是靠我，你就狠心把我打死。你这行为是不是太过急了，当然我死了也没有什么，你还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，但是你的生活也就不一定有现在这么好，这秘书我看你也是当不成了，你的前途也就黯淡无光。这些你想了吗？”这时管家五炮蹄公在房外路过，听见俊忠两口子还是在谈论俊忠在招待所的事，心想：“古话说得好，‘清官难管家务事’，这事我也管不了，何况我也不是什么官。”就加快脚步溜走了。“这事我也有些过激行为，也是在气上，好，我原谅你。希望你以后也小心做人。”阿珍也有点后悔。俊忠按照他妈的意思来对阿珍解释的，现在倒把阿珍说服了，这也是件好事。自此俊忠也是处处谨小慎微做人。两口子闹矛盾也就到此为止。

西山去过招待所百依又百就的房间两次，第一次是大拐子遭到百氏拒绝后，大拐子唆使西山进房去咬百氏，结果西山把百氏误当黑田给她按摩了一次，最后发现百氏不是黑田，西山认出人来了，它的记忆是何等的好呀。第二次是大拐子在百氏的房间得手后，在那里睡觉，西山寻上门来把大拐子找回家去。今次是西山自个儿寻上百氏的门来，一进门就对百氏亲热极了，又是摇头，又是摆尾，老是围着百氏的身子打圈圈，又是嗡嗡直叫，又是跑到洗手间，把自己的手脚洗干净，然后出来，立起身来，站得高高的，两只前脚一摆一摆的，百氏一见就抓住西山的两只脚，差不多比百氏还要高，但西山一见百氏抓住它的两只脚，就不同意，西山又叫又将右前脚甩开，然后将自己的右前脚搭在百氏的左肩上。左前脚仍旧让百氏的右手抓着，这时西山见手脚已经拉好了，就摇头晃脑起来，